

世界当代文学名著

欺骗

西德尼·谢尔顿 / 著



0912

世界当代文学名著

欺骗

西德尼·谢尔顿 / 著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唐 欣

封面设计:方 宇

世界文豪译丛 西德尼·谢尔顿精典系列

* * *

欺 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字数 29 万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—5000 册

ISBN7-225-01164-2/4·253 定价:17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赛马，是美梦和狂赌的希望。诱惑、骗局、耻辱充斥其间；成败都在阴谋计算之内。

这个骗局是一个画好的圈套——他和她恰入骗局之中。

正是由此才使他和这女人成就了夏日之恋。

这个美艳性感的女人与他翻云播雨，使他狂野无忌……

也正是这个使人心律摇动的女人，使他陷入了诱惑欺骗，阴谋报复的旋涡中……。

序 幕

“哦，天哪！哦，天哪”

尖锐恐慌的话语拨开笼罩在莫杰克头上的迷雾，他不想醒过来。苏醒意味著他将承受刺透心肺、像热流在海面般涌动的疼痛在他体内悸动。

“来人哪！来人哪！求求你们，快叫救护车！”慌张的哀求声中，杰克听得见外面硬地上杂远的脚步声，然后一片寂静。不，他还听见有人热切地呼喊圣母玛利亚，其间夹杂着一、两声惊惧的呜咽。

痛苦一波波袭来，杰克认出他听见的是马夫罗汤姆的声音。而汤姆已经许久没去参加望弥撒了。

他想谢谢那孩子，笑着告诉他，自己安然无恙，别大惊小怪。但是另一波痛苦和虚弱袭击而来，他说不出话来，更动不了。他的感觉一点也不好。老天爷，他病了，病得好厉害……他怕医生说对了……恐怕……

“发生什么事？”另一个声音问道。

“不知道，我刚发现他躺在这——”

“老天，你没看见那是血吗？”另一个声音说。“他自杀吗？”

他们议论纷纷，仿佛他不在场似的，杰克心想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或许他真要晕过去了，圣母玛利亚……

“他有亲人吗？”

“好像有个儿子在加州。”

……请为我们这罪人祈祷，在我们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

……

“呃，最好有人打电话通知他。”

家人。薇琪、雷德，他对他们一直太严厉，太严厉了。他
以为自己是神呢——神吗？帮助我……

他听见远方传来救护车警铃的声音，声音好遥远……好遥
远……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风吹过停车场，他抖索着拉紧衣领保暖。

他踏进医院，走向前面的柜台。坐柜台的年老女士对他温和地微笑着，正为他说明二楼的方向，雷德和一位孕妇及她的丈夫同搭电梯，他们手牵手，眉目传情，仿佛人生再美好不过。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不到二十岁，雷德突然觉得自己很苍老，而且十分寂寞孤单。

他踏出电梯，绕过走廊，来到护士站，一位年轻的金发美女正在填写表格，制服上的名牌显示她是陈爱咪。

“打扰一下。”

陈小姐抬起头。

“我来探望莫杰克。”

“莫先生在加护病房，你是他的亲戚吗？”

“我是他儿子，刚从加州搭飞机过来。”

“喔。”她翻阅记录簿。

“他怎么了？打电话通知我的那个小孩所知不多，只知道他大量失血。”

她点点头。“他因为溃疡吐血被送进医院，莫先生，你父亲酗酒过量。”她的眼神和语气都有着歉意。

“我知道。”这三个字带着旧创的沉痛。“他会撑下来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保留地说。“你得问医生，你父亲目前的状况不太好，我们输了血，但是他需要更多。不幸的是他的血型是O型阴性，而且最近正逢血荒，我们正向晓石镇的血库调。”

“我是O型阴性。”雷德说道，十九岁那年，他在好莱坞的特技演员生涯有如昙花一现，一场意外使他发现自己的血型，汽

车追逐表演导致他有轻微的脑震荡，大腿的伤口至少缝了一百针，片厂还通知他将另请高明。他的明星梦就此烟消云散。

“我们要验血以便确定。”护士说。

“没问题”。

他的笑容几乎使陈爱咪忘了自己的身份。“你有五分钟的探病时间，我要去找检验人员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不到几分钟，有位助理引他来到加护病房，他站在门口，望着那位赐给他生命的男人。

杰克看起来仿佛缩小了一样，皮肤有些泛黄，不知是因为灯光照射，还是因为他受损的肝脏？

病房内到处都是针管：他的鼻孔接着氧气管，一条尿管接到病床旁边，手背的针管则输进他生命所需要的血液，还有一台仪器追踪他微弱的脉搏。

“你不应该在这里。”

雷德的目光由父亲移到一位臃肿的护士身上。

“我是他儿子，陈小姐说我可以进来探望五分钟，他的情况怎样？”

“应该好多了。因为呕吐和失血的状况目前都控制住了。”她耸耸肩。“他自己在振作，几分钟前，他苏醒过来，要找薇琪，还嘟哝什么莱特。”

雷德用力咽口气，压抑着悲伤和惊讶。“我是雷德，薇琪是我妈妈，她过世了。”

（译注：莱特和雷德谐音。）

“哦。”

“我可以和他说话吗？”

护士点点头。“他或许不会回答，如果他回答了，最好别谈太久。”

雷德走向病床，他心中百感交集，同时又有一股熟悉的无力感，他能对这个男人说什么呢？毕竟对他而言，自己向来不够好，达不到他的目标？

“爸？”他终于说。

一无动静。

“我是雷德。”

杰克掀了掀眼睑，雷德沉重的心情稍微减轻了一些。他侧身望着杰克呆滞无神的棕眸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若不是站得很近，雷德不会听得见他说的话，他眨眨眼睛，压抑眼中的刺痛感，紧绷的胸口似乎令他难以呼吸。“我当然来了。你感觉怎样？”

杰克的唇动了一动，似乎试着摆出笑容。“好—多—了。”

杰克再次闭上眼睛。雷德无奈地站在墙边，望着父亲缓缓起伏的胸膛。看见父亲这么虚弱无力令他心痛不已，尤其他向来都是精力旺盛，脾气暴躁。

他很难接受父亲濒临死境的事，但是他很高兴自己回来了，他一接获通知，立即打电话给潘法利，他是杰克的好友兼雷德的老板，虽然正忙着训练另一匹一岁小马参加比赛，法利仍催促雷德立刻搭下一班飞机回阿肯色州探望父亲。

法利和杰克相交很深，而且他在很久以前就是雷德生活的一部分。当他和父亲发生争执或口角的时候，他总是投奔法利叔叔。雷德和父亲的争吵是家常便饭，但是问题不在他不想和父亲好好相处，事实上，他小时候一直努力讨父亲的欢心。

仪器如催眠般哔嘤……哔嘤……的声音纾缓了雷德烦躁的心灵。早期生活的某一幕回忆突然浮现表面，他清晰地记得自己被人从小床上抱起来包在毯子里，虽然天色仍黑，却已是父母上工的时间。薇琪向来是父亲最佳的马伕和帮手，雷德记得母亲抱着自己，随父亲开车到马场。他几乎能闻到她禁忌香水的芳香，那是她对日复一日单调生活的一种小小反叛。

“香水使我感觉很好，雷德，”她说。“即使我跪在马粪里面，香水仍使我感觉自己很美丽。”

每天早晨他们来到马场，他父亲会将两张椅子摆在一起，母亲就让他睡在上面，直到跑道上的声音和气味使他醒来。

他在甜甜圈、可口可乐、巧克力牛奶的早餐、新鲜的咖啡香、浓密的马粪和马汗的味道中，度过童年。即使在小时候，雷德就相当喜欢那些味道，甘之如饴。

赛马对他而言，像上瘾的药品一样，一旦上瘾了，就会越要越多。追求更快的马，更高的赌注，更富有的马主，梦想永不止息，但是大多数都只是廉价的美梦，一如他母亲说的，人人都有做梦的权利。

雷德在学会说话之前，就学会做梦，事实上很简单。他爱马，因为他知道杰克爱马如痴，而他爱杰克的一切，薇琪会告诉他，他学会的第二句话是“马”第一句则是“爹地”。

小时候，他异常听话，绝不去不该去的地方，不摸不该摸的东西，向来照大人的意思做。他跟着父亲在仓库团团转，注视，聆听，努力吸收一切能吸收的东西。他头脑敏捷，有学习的意愿，而且教他的人是此行中的翘楚——杰克和法利。他绝不插嘴，因为杰克痛恨无礼，他对长辈彬彬有礼，乐意帮助大家，人人都夸赞他。

唯独父亲例外。

杰克是雷德生命中的阳光，然而杰克却视他如粪土。

不论他怎么做都不对。泥土那么软怎么能用？腿裹得太松，随便一动就掉了；或是又裹得太紧。他按摩的时间不够长；還元剂不是太热就是太冷，他忘了在该死的饲料里面加维他命。诸如此类的事，他样样被挑剔。

但是杰克从未对他动手。根本不必，他口头的责骂已经足够，偶尔雷德可以在父亲脸上瞥见一丝的感情——那对他自己厉声责骂的悔意——但是当其他训练师夸赞他的能力时，父亲却惜话如金，很少给他称赞或鼓励，但是雷德仍然不断的努力。

十岁左右，雷德终于明白，父亲心里有感情，而且事情和自己有关。有时当母亲送他上床的时候，他会问为什么父亲总是对自己发脾气，她会变得非常狼狈，开始慌乱地拍枕头，拉棉被。

“他只是忙得不得了，甜心，不是有意的，你知道星期六有场大型的比赛。”母亲的答案经常改变，但向来是否认有问题：赛马的世界太竞争，必须时刻留意；稍有疏失，失败的后果承担不起；马匹需要最好的照顾；父亲只是在教他正确的事。在

在都是否认父子关系有任何问题。

雷德会点点头，仿佛接受她的解释，但事实是他认为爹地不喜欢自己。他曾问过法利，父亲的好友则阴郁地回答或许他父亲根本不喜欢他自己。这个评语在雷德听来不太合理，但他还是将这句话连同母亲的借口藏在心里。青春期过后，他认定或许父亲根本不喜欢小孩，也不想有后代。毕竟他们是天主教徒，不得堕胎，所以他是家中的独生子。或许杰克宁愿独自拥有薇琪。虽然雷德从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他终究还是接受自己和父亲不投缘的事实。

“莫先生。”

这个声音将雷德从过去的回忆唤醒，他的目光自病人移向一脸疲惫的护士身上。“有事吗”？

“五分钟到了，而且检验师正在找你。”

现实仓促地回到眼前，雷德离开墙边的位置，疲惫地摸摸脸，他凌晨三点十七分即起，只在飞机上吃了一个三明治，此刻又饿又累又沮丧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。”护士说道。“输血后，回去休息吧。”

“万一他……如果你需要找我呢？”

“你可以打电话通知我们，如何和你联络。”

雷德点点头，走出加护病房，留下一位工作过度的女人守护在他父亲和死亡之间，他不希望杰克死去，许久以来他仍期待父子能解决隔开他俩的问题。

雷德捐血过后，在汉米顿湖边的假日旅馆订了房间，然後打电话通知医院自己落脚的地方，然后他又拨电话给法利。

“我是潘法利。”

“法利吗？我是雷德。我只是通知你，我已经安然到达这里了。”

“很好，你老头好吗？”

“他们还不确定他能不能撑过这一夜。”

法利连连诅咒。“呃，如果他苏醒过来，告诉那混蛋，我爱他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我会随时通知你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他们道别后，雷德无视于咕噜咕噜的胃，疲惫地爬上床，先睡一觉再说，吃饭只好等明天早上，在他人睡前他察觉自己很庆幸能回来，陪伴杰克度过这些最后的时间，至于父亲的感受则和自己无关。

杰克的病房小而隐蔽，有个小窗俯视外面的停车场，他能搬进这间病房无异是个奇迹，虽然医师和医护人员的预测并不乐观，但是他已经从周五的恶劣状况下恢复过来，甚至还有力气大骂医护人员强迫他吃那些软软的食物。

“不会那么糟吧！”雷德说道，望着父亲大肆攻击那大塑咬盘中抖索的果冻。

“见鬼，只要够饿的话，任何东西你都能吃，只要它不会先吃了你。”杰克暴躁地回答。

雷德忍不住闻言而笑，酒精在父亲脸上刻下痕迹，而且经过这一场生死搏斗，他看起来至少比原来的五十六岁苍老十年，但是他看起来还像一匹好马：只要能吃，就表示没事。

杰克用纸巾擦擦嘴巴，抽空瞪雷德一眼。“还要多久，他们才让我出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不过我不会催促他们。”雷德计划由医生来说明，他们打算送杰克到某处去休养一个月。

“我的情况糟透了。对吗？”

雷德点点头。

“谢谢你回来。”杰克的声音有些别扭和暴躁。

“不客气。”这种突如其来的赞同令雷德大吃一惊，他转身望向窗口，一对老夫妇手牵手越过柏油路，男人拉开车门，扶妻子坐进去，雷德再次想起逝去的母亲，渴望那份母爱。虽然他差点失去杰克，他猜如果自己不振作起来，仍然可能失去他。

“今天究竟是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一。”

“星期一！我竟然错过开幕的日子，真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“凡事总有第一次。”

杰克皱着眉头。“大概吧。有什么刺激或新鲜的事发生吗？”

“不尽然，马家的小雌马赢了第二场比赛；丹尼的一如往常的得胜。”

杰克低吼地吸着牛奶。“你去看过马匹了吗？”

他那一度叱咤风云的马群而今随着岁月每下愈况，眼前有八匹马在受训，五匹属于他自己，三匹属于一位不死心的马主，他在赚钱方面的运气胜过他拥有冠军马的运气。但是马厩虽小，却是杰克的生命重心。

“我和汤姆谈过，确认一切顺利，并且让他知道你的情况。”

“你和汤姆谈过？你的意思是你没有亲自去赛马场吗？”

雷德的胃又打结了，一如往常，他勉强勒住感情，但是勒不住嘲弄的语气。“不，我没有去赛马场，我一直坐在走廊彼端的等候室里，阅读 六个月前的杂志，香烟一根接一根，等待你是否会呼唤我，”他挑衅地望着杰克。“那似乎是正确合宜的做法。”

杰克不好意思地红了脸。“对不起。”雷德斜倚着墙边，双眼瞪着地板，他不记得以前爹地曾向他道歉。

“我只是担心‘杰克的梦想’。”

雷德抬起头。“杰克的梦想？”

杰克咧着嘴笑。“那是一匹灰色的小雄马，它将再一次使莫杰克的姓名为人津津乐道。”

“是吗？它怎么做呢？”

杰克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，似乎回复成往日的那个男人。“它将为我赢得杜比大赛。”

“阿肯色州的杜比大赛？”

“儿子，是肯塔基州的杜比大赛，或许是三冠王。”

“当然。”雷德站直身体，一手在上身的口袋寻找香烟。“一如华纳兄弟会打电话来邀请我担任‘致命武器’的特技演员。”他举起马宝路香烟，“我要去吞去吐云雾一番。”

他走向门口，但是杰克的声音阻止他的脚步。“怎么了？你不认为我有能力训练马匹参加杜比大赛吗？”

雷德一脸狐疑。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